

傅月庵

随笔

咖啡

之一

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偶尔一杯而已。新办公室与捷运之间,有家咖啡店,连锁那种,非常小,摆完烘豆机,划出工作区,店内仅容转身,一个座位也摆不下。日日经过也不以为意,却总见有人站在骑楼等外带,加上一大早便飘出的咖啡香确实诱人。有一天终于忍不住,觑准无人空档,点了一杯。很年轻的小女生,估计不超过25岁,两位,一名煮咖啡,一名站柜台。分工得特别有默契,不时还可偷空聊两句。咖啡煮得好!喝过之后,竟也就黏上,一个礼拜至少总得喝上一杯。没跟两人聊过,仅只好好奇观察,估计是份辛苦工作,绝不像村上春树小说里那家咖啡店,或说文青空想咖啡厅的悠

哉,放自己喜欢的爵士乐,跟有趣的老人闲聊,生意不好时就看书写作……却见两人常时喜悦,总是高高兴兴忙这忙那,含笑叮咛客人这个那个。“煮咖啡算不算一门技艺?”突然这样问自己。少时左邻右舍不少小孩念完小学就被带去当学徒,学铁工、学木工、学水泥工……三年六个月方能出师,因为不甘心,许多辛酸悲惨故事都由此而来。当时大约没有谁听过或认为“煮咖啡”(或“泡茶”)也可算一门维生技艺。如今,煮得一手好咖啡,加上一些勤奋,竟也可以岁月静好欢喜过日子。差别在哪里呢?“自己的选择”或是重要的因素吧。读完了大学甚至念完博士,因为真心喜欢,所以从“学徒”做起,开始学煮咖啡。大家都觉得这很自然,没什么好奇

怪。社会都接受,家人也能祝福。于是心安理得在时光流转里煮出一杯又一杯的好咖啡。这只是一小确幸吗?当然不,这是人生的大确幸,煮好一杯咖啡,其困难程度,绝不亚于盖好一间屋子,写好一篇论文。别以为小事,走了很久,我们才走到这样的时代。——有了欢喜,才可能“行行出状元”!

之二

清初金圣叹因“哭庙”案被捕下狱,狱中有家书,“字付大儿看:咸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金圣叹绝笔。”同年七月十三日于南京三山街头处斩,临刑跟狱卒说:“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金圣叹这吃法有趣,我真试过,却尝不出胡桃、火腿滋味,大约每人味觉不同吧。不过两物同嚼,确实别有滋味,好玩!幼时还觉得冷萝卜汤泡饭配花生米,盖棉被吹电风扇也都别有滋味,大概同属一类。——近时新发现,饭团配咖啡也很行。

“将两个不相干的东西兜在一起,成了新的东西,这就是创意。”有人这样说。但就算没兜出新东西,好玩也足够了,那一点尝试的新鲜。在世界上游戏。咖啡给的想象。

之三

不想竟喝成习惯,早上或下午,如今都得来一杯咖啡。前些时候的事。“先生,我们正在优惠,大杯第二杯七折,很划算的。”咖啡店小妹说。“喔,我一杯就好。谢谢。”我笑着回答。“可以寄杯的,明天喝也行。”小妹怕我误解。“还是一杯就好。谢谢你。”我几乎不假思索,直觉说出口。此后小妹每天讲一次,一如“麻烦请等3-5分钟”,估计店方规定要说。我每次说不,小妹都笑着说好。她应该有点不解,其实我也不解。

——真的很划算,平均85折,又不要你马上喝,为什么不?没道理啊。心里却觉得怪怪的,不想要这种打折。感觉有事,偏想不通。今早散步过双连,冷风飕飕,一路还想着:“若是今天七折,第二杯不打折。你接受吗?……”“可以啊!”同样不假思索,心里直接说好。不就“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吗?有

什么差别。价格没什么差别,价值似乎有一点。再想。终于区别出来了。金钱还负担得起时,不想丢了那一点点。“第一杯原价,第二杯七折”,你拿我当消费者,驱策我多喝咖啡。“第一杯七折,第二杯原价”,你拿我当朋友,今天请我喝便宜咖啡。大概就这样吧。重要吗?一点也不,咖啡好喝就行了。人老心多事多,疙疙瘩瘩,特无聊!继续等“第一杯七折,第二杯原价”,像等待戈多。

之四

与友人喝咖啡。神仙伴侣也要化离。絮叨怨嗟很多,其实不过“没意思了”几个字。老人都已过往,小孩也大了,经济不成问题。“想恢复单身,自己过。”她说。“分居就好,何必离婚?”“忍耐很久,无缘了……”有些事不好说,说也不明白。曾听闻不少。于此,我自然没有任何看法,仅仅听听。最后,抄下近时所读到,晚明袁祈年几句诗送她:“素心离亦好,卓氏在悲愁。只说少年事,何须说白头。”她会懂的。我想。一起喝过很多咖啡的那个人。

之五

台北民生西路捷运站附近,赤峰街、万全街、兴城街一带,昔称下奎府町,是即“打铁街”所在。如今铁不打了,炉火早熄,铁匠都歇,仅剩零星五金行,以及近时颇走红的酒吧“打铁町49番地”。赤峰街老屋有特色,进深挑高,立面贴砖,颇不俗,有古街屋形影,惟街弄狭窄耳。此地我常走,上班前一段路,散步当运动。夏天以来常念想一间书店:“浮光”。脸书常见照片,称得“雅致”两字,而无造作之姿。绕了几次,总没找到。今夜又去,谨记“47巷”,总算见面。小书店招牌滴蓝光,夜里果然比白天清楚。书不多,架数耳,十来分钟巡视一过,确如友人所言,“选书很精准啊!”或与主人资历,真爱读书有些关系吧。与主人聊聊,与她的友人笑笑,拍了几张照片,细细看过两回书架,带走一本书。本想喝杯咖啡,简讯来了,有人送物到家,等我回去。

离开时,走下磨石子阶梯,格外古风,幼时家中也是。“小心走好!”背后主人话语起落,昔日惯常也听得如此叮咛,惟那人西行往生矣。出了骑楼,又回头,蓝蓝浮光,静静闪烁,暗暗幽微之处,或实时光。近日众声喧哗,聒噪不休,最好的时光都在书店,顶好去一遭,最好忘了带手机,从容喝一杯咖啡。

毛尖

看电视

电视剧的智商

《和平方店》第一集,王大顶和刘金花小艳调开场,然后五波人马分别登场,十分钟内,男女主角和打酱油角色,加上伪满警察和日军,一起被赶入和平饭店,“大逃杀”华丽开场。如果此剧能保持导航集的节奏,加上和平饭店的密室设定,绝对年度最佳,但是,这个电影容量的故事被反复推回原点又重新打开折腾出39集,各种匪夷所思的反转直到临终一刻,终于成功玩坏我们,大家眼看着虐人狂变身铁血战士,已经拍不出掌声。

“密室电影”,虽然称不上电影类型,却是无数电影得以成功的情境选择。空间小到《活埋》中的一口棺材,也可以大到“楚门的世界”,最常见的设定是“越狱”(比如《肖申克的救赎》)、“移动密室谋杀”(《东方快车谋杀案》)、“荒郊庄园命案”(《无人生还》)以及“灵异空间求生”(《千钧一发》),所以,密室逃脱类影片,经常也就成为炫智者首选。《和平方店》的编导,毫无疑问怀着这个抱负,“智商在线”一直是片方宣传关键词,女主角陈数,有《暗算》的履历,看上去也像是演艺圈里会数学的,可是,等她扒扒扒看完完全剧,却遭到了很多朋友的讽刺,你的智商哪里去了?“跳一跳”玩傻了?《和平方店》的进程确实跟寒假期间风靡微信圈的“跳一跳”很像,游戏中凭空而来的分数就像陈佳影从天而降的老公和战友,但黄药师一样很容易会轻功的老公也会突然抽风领盒饭,然后陈佳影回到起点重新跳,编导重新为她

出一个一个方块。不过,电视剧和游戏毕竟分属不同区块链,游戏角色智商不需要解释,电视剧的人物智商却需要实打实的情境铺垫,就算所有角色跪下来膜拜整个中国只有陈佳影掌握的“行为痕迹分析学”,但是剧中例子类似“眼睛向左看,表示在回忆”的顶级分析,小学生也要拍大腿笑,这种套路,从《谈判专家》一路玩到狗血《谈判官》,我们从来不缺这些陈词滥调。

说到底,电视剧的智商不是靠剧中整个核物理专家有个会谈心术的女主来奠定,《广告狂人》让观众直呼智商高,不在情节多高端,而是情境准确,男角的每一颗袖扣女角的每一种唇彩都是对的。回看这个豆瓣高分的《和平方店》,陈佳影一个手提皮箱可以变出几十套衣服十几种唇膏我们可以不介意,但是伪满何时变成了法国领事馆?一个犹太核物理专家第一次到中国的女土匪一见钟情双宿双飞,二十年后再来就遇到了女土匪的前子女,这个概率,才应该是日本人要考验老犹太的试题吧?和平饭店集合了伪满国际政要没关系,但是俄罗斯人就叫巴布洛夫,美国是乔治和瑞恩,德国该隐,所有这些外国符号人,在床上说中文,对着心上人照片说中文,我是真心服气这样的中文推广。反正,除了刘金花,和平饭店角色没一个正常的。

因此,国产剧要提高智商,当务之急是提升情商,否则我真认为,陈佳影住进和平饭店,弄丢徽章,纯粹为玩一局狼人杀。

叶扬

名著与画

巴比耶与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



十七世纪下半叶,书信体小说在欧洲兴起,进入十八世纪之后,英国的理查逊(《帕美娜》和《克拉丽莎》)、法国的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和卢梭(《新爱洛伊丝》)、德国的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都采用了这种体裁,可谓盛极一时。这种小说品类的史前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和古希腊晚期的作家阿尔喀夫隆。前者以挽歌体对句(六音步诗行继以五音步诗行,均用抑抑抑格)写成的《名媛书简》十五篇,假借古希腊神话与史诗中的著名女性人物的口吻,抒写她们的胸臆。后者则以渔人、乡下人以及高等妓女(专与达官贵人周旋的所谓“行首”)为第一人称,写成一百多封书简。这两位作家虽然都以书信作虚构的文字,可是这些文字并不构成完整的作品。

时至今日,上述那些欧洲大家的作品,除了文学史家和专业研究者之外,已经乏人问津。十八世纪的书信体小说中,唯独戎马一生的拉克洛将军一时兴起,游戏笔墨写下的《危险的关系》,经久不衰。欧美大学文学课堂上,这部小说常被用作教材。历年这部作品曾多次被搬上大、小银幕。1959年的法国影片,由当时的中国观众所熟悉的“郁金香勇士”钱拉·菲力浦主演。好莱坞根据这部小说所编制的几部影片之中,1988年的《孽恋焚情》大牌明星云集,服装、场景讲究,堪称经典巨作。通过这些影视作品,这部小说

也一再畅销,拥有广大的读者。不过就其精致的结构、技巧而言,它的成功实在在当而无愧。全书由175封书简构成,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和瓦尔蒙子爵两大主角的信函,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其他几位次要人物的信函,则起到补苴罅漏、烘云托月的作用。此前的书信体小说中,读者通常尽可视那些书简为物内心的独白,而《危险的关系》中的人物,尤其是两位男女主角之间,既有错综复杂、爱恨交织的感情纠缠,彼此又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实为美国批评家韦纳·布思的名著《小说的修辞》里所拈出的“不可靠的叙事者”,所以读者对于他们笔下所述,字里行间,得时时小心提防,从而增加了阅读的挑战和乐趣。

上面的插图出自二十世纪初法国艺术家巴比耶(George Barbier, 1882-1932)的手笔,是1934年小说的一部新版本里第一封信的题头插图。巴比耶出生于西部港市南特,廿九岁时在巴黎办了个人艺术展览,一炮打响,各方的邀约纷至沓来。他是位多面手,除了为缪塞、魏尔伦、戈蒂埃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作插图之外,还为剧院与芭蕾舞团设计服装,并且从事珠宝装饰、玻璃工艺品和墙纸等诸多领域的设计师。他与巴黎左岸的艺术学院的一帮师生,同声呼应,引领了一代的流行时尚,当时被业界戏称为“手缚骑士团”。《危险的关系》曾经因为内容集中于“情场如战场”,被指责为有伤风化而遭到查禁,其实小说的文字相当干净。时至二十世纪,社会风气已经非常开放,巴比耶替这部作品所精心制作的彩色插图,风格倒是极为大胆奔放。不过他在声名如日中天之际,忽然去世,没能过上五十岁的生日。这部插图本两年后才问世,他自己未能见到,可惜。

陆蓉蓉

望野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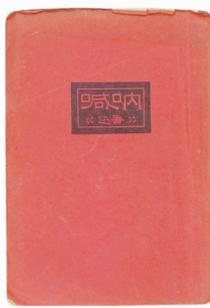
晚霞

北京冬日多风,很少有云。来居三月后,方于一月二十九日看到晚霞。出神武门,我要朝东。但每日眷恋夕阳,都会往西边看一看。平日只是昏黄,那天却是橙红。比云端略略抢眼些,又因边缘漫漶,带出淡淡青灰,显出一点颓唐。城河流冰早已上冻,天空倒映在冰面上,把那形影也投了进去。一时默然思索:冬日此景难得,应该停下看看它。那里没有地方供人登眺。景山就在眼前,此时去攀也必不及。只得拨转车头仍向东去。月亮已很丰润,悬在大树顶端的丫杈上。被这明月镇着,东天清清冷冷,像深潭。不断有人人停下,掏出手机,对着西边拍照,实在不舍,决定到角楼那里停车回望。还没到,先看见一排人头与脚架。走近些,发现此刻大家都抛弃了角楼,把镜头指向正西。好风景总有人欣赏,晚霞如此得人心。我从诗里知道,“最难消遣是黄昏”,十几年来,情感也总是如此。可经验全然相反,黄昏极短,几阵乌鸦拍拍翅膀,夜色就弥漫人间。天上确实有乌鸦的影子,从万春亭后飞向故宫里去。夕阳快落下去了,青灰渐高,红渐低。大片云彩斜横几道,底底漾漾着玫瑰色,顶端已映不到阳光。云层只在天中,更西面略无丝絮,就是落照金黄。有许多建筑打破天际线,也有霓虹,着急给霞光添乱。即使如此,目光尽处,居然可以望见西山。山色也在夕光里,峰顶染了一丁点儿橙。深冬里,很舍不得这些暖色,何况它们稍纵即逝。此处有花坛,不由踩在石阶上,还想再看近些,终究是可望而不可触。玫瑰红丝丝缕缕往下落,东边的深潭正在涌浪,不一会儿就要淹没全天。花坛里栽着棵柳树。想是剪过,枝梢极短。拍照留念时,数条枝杈刚在眼中,分明看见每节都微微鼓起。不过那时春天还远,我也并不期待它。

陈子善

不日记

陈独秀与鲁迅的《呐喊》



的小说”,当为俄国作家科罗连珂的中篇《玛加尔的梦——基督降生节的故事》,后刊于1920年10月《新青年》第8卷第2号。

有趣的是,陈独秀当时与周氏兄弟联系,经常致信周作人,有什么事要告诉鲁迅,也是托周作人转告。鲁迅日记1920年8月7日云:“上午寄陈仲甫(小)说一篇”,应该就是指这篇《风波》。但陈独秀并未直接复信鲁迅,反而在8月13日致周作人信中说:“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在一号报上印出,先生译的那篇,打算印在二号报上……”“两先生”就是鲁迅和周作人。接着又在上述22日致周作人信中再次说到此稿的处理。然后,他在同年9月28日致周作人信中提到了为鲁迅出版小说集的事:

二号报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你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个人独占了,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中秋后二日 1920年中秋节是9月26日,“中秋后二日”就是9月28日,陈独秀29日付邮。周作人日记1920年10月2日云:“下午二时返,得仲甫廿九日函”,即指此信。此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陈独秀首次在信中提出了为鲁迅出版小说集的设计。“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可见陈独秀对出版鲁迅小说集充满期待和信心,而且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如果鲁迅当时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把他的首本小说集编好寄给陈独秀,那就极有可能是由陈独秀关系密切的上海东亚图书馆印行了。

但是,不知何故,陈独秀这个建议,鲁迅并未采纳。周作人当时还未与鲁迅失和,不可能不把陈独秀这个建议转告鲁迅,陈独秀的这个建议也不可能不使鲁迅有所触动。鲁迅或许再多写几篇小说,使自己首本小说集的内容更为充实才付梓,也未可知。不管怎样,鲁迅的《呐喊》直到两年之后才由其学生孙伏园主持的新潮社正式出版。然而,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推崇和为出版鲁迅小说集所作的努力,应该在鲁迅作品出版史上记下浓重的一笔。

八月初二日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查周作人日记,陈独秀这封信于1920年8月26日收到,该日日记云:“下午得仲甫廿二日函,新刊月报一册”,这“新刊月报”当指1920年5月《新青年》第7卷第6号。信中所说的《风波》正是鲁迅新作小说,后刊于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这也是陈独秀首次经手发表鲁迅的小说。而信中的附言“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虽只短短一句话,却足见陈独秀对鲁迅小说评价之高。而信中说周作人“译的一篇小说

迈克

半上流

日记公主

别看我脸皮八丈厚,做什么事都横冲直撞,偶尔也会偷偷摸摸,在书店看见嘉莉费雪(Carrie Fisher)新出版的回忆录《日记公主》,拿上手舍不得不买,付款时便有点缩缩。开宗明义自曝拍第一集《星球大战》跟男主角有染,先读为快的八卦心态已经非常粗俗,何况她刚刚逝世,趁热人热闹更加要不得,平日的振振有词突然蒸发,真像白雪仙在《紫钗记》末场唱的“入门气焰今全敛”。可能因为问心有愧,摆在书堆久欠不曾翻开,倒先读了同时买的《Wishful Drinking》——她大约十年前一个standup comedy的演出剧本,由星二代童年讲到失败婚姻,辛辣抵死咸湿奔放,笑点之多之密令人肚子疼,甚至产生政治不正确的怜香惜玉之心:不过为三餐温饱,挖苦自己不需要如此决断?

年底去马德里度假,带了《日记公主》打发候机无聊时间,没想到这么好,一打开简直放不下来。尚未进入主题,写《星球大战》选角面试已经笑不拢嘴,原来她十七岁还演过华伦比提的《洗发水》,当年顾着看茉莉姬汀和歌

蒂韩,根本没留意初出茅庐的小妹妹。最意外的是,约见乔治卢卡斯,同场还有《嘉莉》找女主角的白赖恩狄尔马,做明星梦的小女孩禁不住幻想“嘉莉费雪在《嘉莉》饰演嘉莉”的绝妙个人宣传,可惜最后没被青春恐怖片导演选上,只捞到科幻片公主一角。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会写文章,一种不会,她当然属于前者。最著名作品叫《边缘明信片》,搬上银幕香港译《岁月星尘》,那几年我初抵巴黎,很少看美国电影,错过了,书也没去找,所以直到最近才知后觉领教到她的犀利。《日记公主》那篇短序,一落笔就引君入瓮,轻描淡写列出一九七六年发生的大事,不费吹灰之力把过来人推进回忆长廊:电视机集《神探俏娇娃》首播,苹果计算机在车房成立,“乐队”在旧金山开告别演唱会,保罗西门《这些年之后仍然疯狂》上市,“修米尼奥被刀捅死,阿嘉莎莉莉蒂和安德烈马尔罗也死了,不过不是死在一起”——能够一口气将法国首任文化部长、侦探小说女王和好莱坞演员拉在一起,不由你不服。

笔会

周末茶座



顾铮

非专业眼光

前所未有的现代女性的自信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一战后的欧美,随着社会变革的加速,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而摄影在促进女性权利意识的苏醒方面功不可没。当时欧美有不少进步知识女性,通过摄影来观察社会并把它作为一种自我表征的手段加以开发。女性与摄影的邂逅,既使她们获得了自我表现的新可能性,也打开了摄影表现的新疆界。一战后的魏玛德国,其思想与文化创造的开放与自由,也给女性表现者的活跃提供了新的空间。

这张照片是由德国画家、雕塑家、设计师玛丽安娜·布兰特(1893-1983)创作于1927年的自拍像。当时是包豪斯学校学生的布兰特,在她的画室里从球体反射将其现代主义特征的包豪斯校舍纳入画面,并且通过广角镜头的变形使得画面具有强烈的造型感。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她将自己置于画面一隅,以昂首抬头向画面外投射坚定目光的形象,充分展示现代女性的自信。这样的自我形象处理手法,堪称前所未有的。